

民国时期的章丘《周姑子戏》

□孙廷华

清朝同治年间，章丘文祖镇东南深山的“仁慈庵”里有一尼姑，她化缘时左胳膊上架一面小鼓，边走边敲边唱：“未曾开口泪两行，施主听我说端详。奴是宦门闺阁女，世道不公遭祸殃……”原来这尼姑的父亲是个县官，遭人陷害满门抄斩，只有她躲在地窖逃生后削发出家。因为这尼姑姓周，人称“周姑子”。

夜晚，周姑子坐在仁慈庵大门外的山坡上唱至深夜。尼姑们听到这些小曲都为之感动，低泣落泪，向周姑子诉说自己的苦难。周姑子又把众尼的不幸编成小曲，于外出化缘说唱。周尼姑委婉的悲调，引起了当地人的同情和怜惜，老百姓们宁可自己少吃一口，也节省米面送给周尼姑。仁慈庵离青野村最近，是周姑子常去的地方，因而这种小调便在该村传播开来。天长日久，青野村人人都能哼上几句，就有了“走进青野庄，家家周姑子腔”之说。此后，人们称这种小曲为“周姑子小调”。

清朝末年，青野村的靳成章、靳成花兄弟二人将河北梆子、山东梆子的剧情植入“周姑子小调”的唱腔，形成了专场大戏，并组织了打鼓、敲锣、三人演戏的“五戏班”，开始走村串乡演出。靳成章扮演花旦唱得哀哀怨怨催人泪下，靳成花扮生角滑稽幽默，哥俩默契相配的表演风格，赢得观众阵阵喝彩。

民国初年，靳成章正式将戏名定为《周姑子戏》，并扩大了戏班阵容，增加了月琴、二胡。逐渐成为大户人家祝寿、秋后庆丰、过大年、闹元宵的专业戏班，并在章丘唱得红红火火。因戏班收入颇丰，靳成章兄弟小日子过得恣悠悠，人们风趣地说：“一处大院三亩地，不如靳银子（靳成章的小名）扭屁股。”那时的一亩地是大亩，三亩相当现在十亩地。

民国六年（1917），青野村马夫远和马经兰看到了《周姑子戏》的发展前景，组织起每户出一百吊钱的“五股戏社”，聘靳成

章、靳成花为老师。这时期，每逢秋后和过大年期间，有钱人和庄长社头们都给周姑子戏班下聘请单，戏班演出忙忙碌碌。民国九年（1920），五股戏社扩为十股，股东为：马夫远、马经兰、马银贵、张敦、张同龄、杨瑞廷、靳成章、靳成花、张朝君、张朝臣，总班主是马夫远。戏班招纳了四十多名童戏子，并赶赴章丘周边地区演出。周姑子戏班每新到之处，马夫远就先去拜访县官或是镇长、庄长及社头等头面人物，送些钱财。头面人物同意后，戏班就在县衙或是镇衙门前用竹竿、木头扎席棚组成前后台，开始敲锣打鼓招引观众。晚上演出时，当地的头面人物坐在戏台对面正中央，桌上摆上瓜子、花生和茶水，他们拿着戏单点戏。若是在剧院演出，还要为这些大人物摆上酒菜，让其一边喝酒一边听戏，还要找女佣专门侍候，否则就会被人砸台子。戏班初到邹平，《王二姐思夫》剧目戏刚演到一半，县党部一位老爷出面训话：“哪来的野戏班？淫词烂调，打情骂俏，亵渎斯文。本党部令你们立即停演，离开县境！”这位大老爷一挥，一帮打手就砸了戏台，还打了演员。原来，班主马夫远只拜了县官大人，没拜党部老爷。唉，旧时艺人的演出生涯也是含辛茹苦。

马夫远率周姑子戏班初到济南府时，在街头“盘凳子”卖唱。所谓“盘凳子”就是用几条板凳围成一圈，里面唱戏，外面观看；每唱完一出戏，班主就拿着小筐箩向观众讨制钱，或是讨干粮。有时看完戏，人呼啦就散了，啥也讨不到。马夫远为了打开场面，要求戏班必须追求演出效果，并指定在春节前后专门演出《丁僧扫雪》和《借年》剧目。这下子可苦了“丁僧”和“王汉喜”的扮演者，在天寒地冻的野场里，一个光着膀子拿着扫帚，一个是穿着单衣，一场场演出下来，冻得扮演者身上紫青烂黑。这些小演员演出下场后，再光着身子拿着小筐箩作揖打躬向观众要钱。因剧情吸引和表演真实，观众感



动之余，心生怜惜之情，纷纷多掏些制钱。

小演员光着身子演戏，实属被迫而已。那个年代，童子学戏规矩很严，叫做“三年学徒、一年谢师”，即四年拿不到工钱。班规是无论挨打、生病甚至死亡，班主概不负责任。如果学员逃跑失踪，家长还要赔偿，因为他们都是签订了卖身契的。后来成为《五音戏》表演艺术家的明鸿钧的卖身契是这样写的：“立契人明先德（明鸿钧之父），因无钱使用，愿把次子狗等子（明鸿钧的小名）60吊钱卖于戏班，学徒三年谢师一年。四年中不论打死还是病死，家中无权过问。如果偷跑或退班，卖主要赔偿戏班一切损失。”正是因此，童戏子对班主和老师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因为受不了打骂和体罚，不少孩子还是逃出了戏班。正是童戏子受苦多多，在周姑子戏的发源地青野村留下来一句口头禅：宁把孩子垫了栏（厕所），也不让孩子进戏班。

学戏还有个规矩，拜师后还要拜“戏神”。戏神也叫“梨园神”，相传是唐明皇李隆基，每逢佳节要给梨园神设牌位供香。

从民国初到三十五年，周姑子戏社已有五十多人，可分多班演出，剧目达到百余个，已经冲破了“二小戏”、“三小戏”的小剧目，像现在连续剧一样有了连台大戏，如《五凤岭》、《金镯玉环记》等。戏班在北京、天津等大城市有了声望，特别在济南红极一时，经常在大观园、游艺园、顺茶园、汇泉茶园等地演出。山东军界、政界及各方绅士搞庆典、庆节日都下帖聘请周姑子戏班演出。山东军阀张宗昌为其母祝寿时，从北京邀来了京剧名角梅兰芳和余叔岩演出，同时也邀请了周姑子戏班，共同在济南珍珠泉院内的戏楼子上演出。《王小赶脚》深得张宗昌之母欢心，戏班得了不少赏钱。

民国时期的周姑子戏虽然在山东很红火，但也有被歧视的一面。进了大剧院，只能在侧面的小舞台上演出，是“登不了大雅之堂”的意思。

旧时的戏班为了得到人们的欢心，内容掺杂了很多低俗下流的内容。周姑子戏也是如此，有不少淫秽唱段，如《王二姐思夫》等。在《亲家母顶嘴》中就有这样

的唱段：亲家母，老臊X，闲的养的浪的你……正是这个原因，那时的周姑子戏班从不招女戏子，因为有些下流唱段无法出口。

戏班俸禄分等级，班主、老师、台柱子、徒弟等等，常因领赏多少而产生矛盾，人人都是热在面上，冷在心里。民国二十六年（1937）周姑子戏班产生了严重矛盾，起因是很多人嫌靳成章给徒弟李德兴包银太多，要求给他挫份子。这李德兴二话没说拉厢远走另立门头了。因为戏班分裂，靳成章忧郁成疾。他回家后闭门不出，几天后自缢身亡。靳成花思兄哀伤过度，染疾在身，一次，因不能唱戏而离开戏班，回家后贫病交加，最终吊死在土地庙小鬼身旁。可叹，一代戏曲大师落得了这样的下场。这也是旧社会戏花子的一个普遍现象。

靳氏兄弟死后，日寇铁蹄践踏中国，百姓流离失所，周姑子戏也进入了低谷。

1953年，在山东淄博，周姑子戏班对“周姑子戏”进行了重新设计唱腔，整理剧本，清理了淫秽内容，并更名为《五音戏》。至此，曾经红极齐鲁大地的《周姑子戏》逐渐消声灭迹。

“红山翠谷”醉游人

□大葱人家

人都说一场秋雨一场寒，巧合的是15日的秋雨和寒气皆同期而至。寒气的驾临臃肿了人却醉了一抹秋色，君不见数不清的微信平台和QQ又频频晒图了，除了红叶还是红叶。黄栌在春天发芽，经历了夏的滋润，秋天转眼变色，绿的、黄的全部变成了美艳的红，陶醉了游客们的心。

百无聊赖地翻看着图片，猛然发现这个地方的黄栌最艳，这个地方就是小石屋村，也是垛庄镇五彩山村精细化旅游的“红山翠谷”景点所在地。虽然才开放旅游，但这里很快便成为了游客们观赏靓丽秋色的旅游目的地。

小石屋村位于章丘市垛庄镇百丈崖水库的西南岸边，从明水城区开车由经十东路转入省道243线，在莲花山南侧左转弯进入省道327线，到达官营后从村内经过并沿盘山路上向不远即达小石屋村“红山翠谷”景区。也可从莲花山景区门口南右转弯直达百丈崖水库风景区，然后左转即可进入小石屋村。

将车停在车场内，北侧是面西的算不上大门的简易景区大门，大门面对的是双日山，当地村民称为大寨和小寨。山顶的形状凸显，恰似揉馒头时攥出来的山尖，一个像是济公的乞丐帽，一个像是探出的蛤蟆头，惟妙惟肖，颇有趣味。如果不是离得远些，时间有限，一定亲往探看一番。

沿着景区硬化的水泥路和木制的中间镶嵌着绿色字体的箭头指示牌前行，尽观满山遍野的野菊花和眼前零星的黄栌红。山坡上的核桃树、苹果树和桃树均已落叶，枝条挺向天空随风摇曳，像是主人在欢迎游客的到来，又像是在宣告着自己的顽强。进景区不远就是一小片龙柏树，在秋日风景中绿色挺拔的身影格外抢眼，给深秋略显孤寂的山野增添了些许活力。在经过山坡土道边一棵龙柏时，怎么看都觉得与众不同，怎么看都觉得与众不同，旁边戴红袖标的村妇见此提醒：这棵龙柏叫“一帆风顺”。说完后笔者和同伴感到有点惊讶，回头仔细观看，模样的确像大海正在行驶的一艘帆船，既有一帆风顺之吉祥，更

具朝气蓬勃之美意。

离开此地，拐了一个弯看到的又是一番喜人景象。山坡中间成片的山楂树，绿叶婆娑，红果高挂。走到山楂树下，伸手撸下几个果果，在左手心里搓了搓，又在衣角下擦了擦，急不可待地递到嘴里嚼了起来。一股淡淡的酸柔而又甜甜的果香味儿瞬间让唾液崩溃，顺着腺口蜂拥而出。舌头上的味蕾在酸甜的刺激下，方向旋转似乎更加灵活了，嚼碎的楂末从咽口滑向食道，最终滑落到了胃肠里，顿觉沁透肺腑，让人心情颇爽。吃下几个山楂后，拍打着手指中的残叶，咽喉部的唾水仍在频频流出，喉头不停地吞咽，忍不住还想吃。在地头边挖野菜的大婶看到此景，笑了笑说：“你们多摘点吧，留在路上吃。”有了大婶的号令，同伴们无所顾忌了，一起上阵扳枝摘果，不一会儿就一人摘了一小兜。在谢过大婶离开时，几个人还没有忘记又拿起几个果子塞在了嘴里，把腮帮子撑得鼓鼓的。同伴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忍俊不禁地笑了起来。走到

水泥路边，再观望一下山楂树附近的柿子树，树叶均已随风吹落，散落在周边的沟沟坎坎，而枝头挂着的金灿灿的柿子，在午后阳光的照射下煞是喜人。由于柿子太高够不着，也因为时间的关系，只得割爱离去。

不知不觉两个多小时过去了，同伴在唉声叹气地说没有见到理想中的红叶，却看到一簇簇兴致颇高的回返人流，心中有点不解。同伴只好开启朱唇请教一美女，在得到答复还有三百米就能看到红山翠谷的美景时，同伴们似乎忘却了疲劳，脚步变得越来越轻盈起来。走了二百多米，道路两旁的红叶一株连着一株，渐渐地形成了一条红火火的景观小道。枝叶相连的穹形空间里，一对对情侣手挽手、肩并肩，旁若无人地潇洒漫步着，或留影、或仰视、或抬手、或憨笑，千姿百态，乐趣无限。跟着人流来到右侧的石阶下，被眼前的景象迷醉了，只见漫山遍野的红叶，层林尽染，争色斗艳，美不胜收，真实地迸发出了这个秋天最强的魅力。此时此刻，我和同伴们一

样心跳加速，满目好奇，手舞足蹈，颇感幸运。试想：站在红叶间的巨石上，头顶蓝天白云，眼前红色娇艳，脚下水波荡漾，在群山连绵的包裹下不似仙境胜似仙境啊。以前只听说小石屋村周边是贫穷的山区，印象中可能是满目沧桑，哪知这里是如此难得的人间仙境。以前只是从书本上知道陶渊明的世外桃园之乐，没有身临其境之感受，依笔者愚见也不过如此吧。

“快走吧，时间不早了。”说实话，如果不是同伴的催促，真的迈不动步子了。回路的路上，西望大小寨山尖中间红彤彤的落日，夜幕马上就要降临，的确是该返城了。

坐在车里，脑子里仍然沉浸在刚才的美景中，对同伴们的嬉笑与问话没有丝毫察觉。小石屋，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村，如果不是亲临其境，根本想象不到这里会有如此壮美的景色。之前，笔者曾经在北京看过香山的红叶，本想有时间再去其他地方领略一下红叶的美，但现在看来没有这个必要了，因为有了“红山翠谷”的红叶美景足矣。